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第二十八回

生離別隱語寄牽牛

昧天良貪心學扁鵲

話說長慶被打之後。甚是著急。只得仍去央求葉茂林。同到華公府。聘才書房。負荆請罪。情愿先送進來。分文不要。聘才見他小心陪禮。且說一錢不要。便甚得意。只道他一怒之後。使他愧悔。送上門來。應了前日所說的話。便栽了珊瑚枝。請公子出來說了。華公子道。爲何不要身價呢。聘才

說他的意思。恐怕孩子不懂規矩。將來如有錯處。公子厭了。他仍可以領了出去。所以他不敢領價。公子點了點頭。道。也使得。明日進來就是了。但既進了我的府。無論領價不領價。外面是不準陪酒唱戲的。聘才道。這箇自然。長慶能有幾箇腦袋。敢作這種事。華公子又分付珊枝。你對帳房說。每月給長慶二百銀子。叫他按月到府支領。珊枝答應了。卽同聘才出來。見了長慶。一一說明。聘才又作了許多情。長慶喜出望外。叩謝聘才而去。回來與琴言講了。琴

言到此光景。自知不能不避。但今日之禍起蕭牆。子玉全然不知。明日進了華府。未卜何日相見。意欲就去別他。一別猶恐見面。彼此傷心。耳目又多。諸多未便。欲寫信與他。方寸已亂。萬語千言。無從下筆。只好諄托素蘭轉致。便又想了一會。卽將自己常常拭淚的那方羅帕。揀了四味藥。另包了。將帕子包好。外面再將紙封了。交與素蘭。託他見了子玉面交。至明日。長慶卽把琴言送到華府。公子又細細的打諒了一回。心中甚喜。卽撥在留青舍伺候。又領他

到華夫人處叩見。華夫人見他弱質亭亭。毫無優伶習氣。也說了箇好字。華公子是更不必說。琴言心上總是惦記子玉。也只好暗中灑淚。背地長吁。過了幾天。見華公子脾氣是正正經經的。沒有什麼歪纏之處。便也略覺放心。惟見了魏聘才。只是息夫人不言的光景。聘才也無可奈何。就要用計收拾他。此時也斷乎不能。且說琴言臨行之際。所留之物。託素蘭面交子玉。素蘭打算過幾日。請子玉過來。與他面談衷曲。卻說子玉自五月內。與琴言一敘之後。

直至今日。並非沒有訪過琴言。但其中有多少錯誤。這一日天氣涼爽。早飯後到素蘭處。先叫雲兒問了在家。素蘭聞知甚喜。忙出迎進。只見房內走出兩人來。子玉看時。認得一箇是王蘭保。一箇是琪官。因多時不見他。卽看了他一看。見他杏臉搓酥。柳眉聳翠。光彩奕奕。裊娜亭亭。年紀與素蘭彷彿。身量略小些。上前見了。子玉道。今日實不料香畹處尚有佳客。蘭保道。這就是你的小姨子。你們會過親沒有。子玉道。這是什麼話。那裏有這箇稱呼。素蘭道。這

箇稱呼倒也通。琪官也不好意思。便道。靜芳不要取笑。蘭保道。這倒也不算取笑。你是玉儂的師弟。可不是他的小姨嗎。子玉笑道。豈有此理。說着。遂各坐下。見桌上杯盤狼籍。似喫飯的光景。素蘭叫人收拾了。便親送一碗茶來。問道。你今日之來甚奇。想必已經知道了。子玉聽了。又是不解。問道。什麼事。已經知道。我卻實在是不知。道。蘭保看着子玉道。你倒不曉得。已隔了五六天了。就算你不出來。難道也沒有人對你去說的麼。子玉更覺納悶。卻想不到琴

言身上來。說道我實在不曉得。你們說的是什麼。我是不
出大門的。這兩天又没人到我那裏。如何曉得外面的事。
琪官笑了一笑。素蘭道你真不知道。我只得告訴你。你且
坐穩了。靜芳玉艷你兩箇扶住了他。待我再說。子玉道香
晚一向直爽。今日何故作這些態度。想來也沒有什麼奇
事。故作驚人之語耳。素蘭又把子玉看了又看。惹得蘭保
琪官皆笑。子玉看他們光景。著實心疑。便道香晚你且說
來。素蘭又怔了一怔道。說倒有些難說。有件東西給你一

看就知道了。子玉此時直不知什麼事情。只見素蘭從小拜匣內。拿出一箇紙包來。像封信是的。簽子上頭又沒有字。包又是方的。接到手內。輕飄飄。拏手捏捏。覺鬆鬆的。似乎有物。便卽撕去封皮。見是一塊白羅。像是帕子。心上益發疑心。卽一抖掉出四箇小紙包來。蘭保等亦都走過來看。子玉拆開紙包。攤放桌上。卻是四味藥。又不認得。素蘭便問道。這是什麼藥。子玉道。我不認得。我且問你。給我看。是什麼意思。怎麼你又不知道呢。此時那三人都不言語。

只管瞧著那幾包藥。子玉看他們也似不明不白的心上。便越發狐疑。便問素蘭道。這包東西到底是誰的。你們講得這樣稀奇。素蘭道。不是我與你要這包東西。是你眠思夢想的那箇人。臨別時留下。囑付我寄與你的。我當是有什麼要緊的東西。不曉得他。就將天天所喫的藥。包了些。這帕子他想你必認得。叫你覩物懷人的意思。子玉一聽。心中老大一跳。一面看了看這羅帕。一面想道。聽他如此說來。難道玉儂有什麼緣故。像是不吉的話。如此一想。便

覺一股悲酸。從心裏走到泥丸宮。復轉將下來。竟透出眼鼻之間。已是涕泗洑瀾。忍耐不住。便索索落落的流下淚來。三人看了也一齊嘆息。子玉見此光景。更不敢再問。到像已經明白一樣。就把帕子拭了一拭。想道。這藥想必臨終的時候喫的了。故寄與我看。便覺萬箭攢心。手足無措。只得站起來到外間坐下。想要大哭幾聲。但在素蘭這裏。究竟不便。只掩泣發怔。素蘭見此光景。倒悔自己孟浪。又想方纔的話。說得竟像玉儂死了。所以觸起他傷心。卽忙

出來對子玉講道。你且不必著急。還等我說。玉儂沒有怎
樣。請進屋內坐下。候我細說。子玉聽了。便著急道。香晚你
有話就直說。別這麼半吞半吐的唬人。到底玉儂怎樣。便
又走到裏間來。蘭保琪官看著他。也有些悽楚。素蘭道。你
細聽著。這五月內的事情。便一五一十的。將魏聘才怎樣
的來說。奚十一怎樣來鬧。他與蘭保怎樣的勸。怎樣的出
主意。又怎樣的躲避奚十一。又怎樣的送進華府。臨行時
怎樣哭泣囑付。又將不受身價。並可告假出來的話。細細

的述了一遍。又安慰了幾句。子玉聽了。知琴言尙在人間。心便放了一分。停了一停道。玉儂此去。也就如出塵離世的一樣。便又滾下淚來。出了一回神。重把那幾味藥看了又看。只認得一樣是芍藥。其餘皆不認識。因對素蘭道。玉儂寄這幾味藥。必有深意。但不知是什麼藥。你可叫人拏到藥舖問明。叫他就寫在包上。素蘭道說的是。就要叫人。琪官道。不用。跟我的人。就認得。他在藥舖裏當過伙計。琪官卽叫那人進來。把這四味藥給他認。那人看了。便說道。

這味是牽牛。這是獨活。這是芍藥。這是防己。琪官拏起筆來寫了。卻想不出意思。素蘭道。他離開了你。便是獨活了。我懂得這一味。蘭保道。防己是防自己的身子。好叫你放心。那兩樣實在想不出來。子玉含著眼淚道。玉儂的心事。全見於此。這芍藥一名將離。言進了華府。是已經離的了。既離了。自然是獨活了。獨活在華府中。難道浮沉俯仰。與衆人一樣。自然自己必定小心謹慎。刻刻預防。守身如玉。這牽牛沒有別的解法。必定約七月七日回來。約我來一

見是織女牽牛相見之期了。素蘭道。是極妙極。你猜的一點不錯。正是這箇意思。玉儂的心思。與人不同。他若寫封信。與你。猶恐被人看見。且萬苦千愁也難下筆。倒不如這箇意思好。若到七夕。你是必到我這裏來歇一天。我們進去。還要把你今日的情形。講給他聽。也不枉了你這一片苦心。說說講講。三人殷殷勤勤的安慰。子玉也只好忍耐住了。琪官是與子玉初次盤桓。因見子玉的丰標。十分羨仰。怪不得玉儂心上只有他一人。又看他如此情重。正如

新婦須配參軍。只可惜緣分淺薄。會少離多。始信蒼天之磨折人也。又對子玉把從前魏聘才同船一路在舟中下作的模樣講了好些。忽又想起奚十一來。復咬牙切齒的罵幾句。素蘭讓子玉喫飯。子玉心緒不佳。便要早回。辭了一經回去。車上便覺四肢不舒起來。到了家中。見過顏夫人。便到書房躺下。自言自語。忽嘆忽泣。如中酒一般。次日卽大病起來。心神顛倒。語言無次。一日之內。哭泣數次。初時見有人尙能忍住。後來漸漸的忍不住。見了他萱堂也。

自兩淚交流。神昏色沮的模樣。顏夫人當他著了邪病。延醫調治。甚至求籤問卜。許愿祈神。一連十餘日。不見一毫效驗。一日之內。有時昏瞶。有時清楚。昏瞶時胡胡塗塗。不聞不見的光景。清楚時與好人一樣。睡夢中囈語喃喃。有時叫玉儂。有時喚香晚。有時大罵奚十一。魏聘才諸人。顏夫人十分著急。顏仲清王恂三天兩日長來看視。心中雖是明白。卻也無法可治。二人商量又不好對顏夫人講。只好婉言解慰而已。顏夫人每聽子玉睡夢之中。必呼玉儂。